

海 淀 集

何 家 槐



作 家 出 版 社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总布胡同 22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書號 1328 字數 77,000 開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4 $\frac{7}{16}$ 鏡頭 4

195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製

印數 00,001—10,000 冊

定價 4.038 元

统一书号：10020·1328
定 价：0.38 元

CAG 86/14

目 次

讀“孔乙己”.....	1
“对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主要 內容和基本精神.....	10
· 魯迅的写作精神和写作特点.....	21
· 魯迅和党的领导.....	29
發揚魯迅的战斗精神，粉碎 文艺界反党集团.....	34
名副其实的短篇.....	43
关于“林海雪原”.....	51
批判“莎菲女士的日記”.....	61
批判“我在霞村的时候”.....	74
从“本报內部消息”中的主要人物看 刘宾雁的反党思想.....	85
談苏联文学兼斥右派和反党分子.....	98

战斗的、英雄的詩篇.....	105
茅盾的“春蚕”“秋收”和“殘冬”.....	115
文風漫談.....	123
电影隨筆.....	126
后記.....	138

讀“孔乙己”

在魯迅先生的小說中，生動的、真實的新旧知識分子形象不止一个，孔乙己、陳士成、呂緯甫、方玄綽、魏連殳、涓生、子君、“幸福的家庭”的主角……可是，塑造得最完整的形象恐怕还是孔乙己。

孔乙己是一個清末和辛亥革命以前的旧知識分子，一个道道地地的沒落文人。他虽然讀過書，背熟了四書五經，滿口“之、乎、者、也”，可是却一輩子也沒有進过学，撈不到半个秀才，又不会營生，好喝懶做（他只會替人鈔書，但往往“坐不到几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踪”），因而一生潦倒，穷困不堪，甚至不得不偶爾偷物和討飯。

由于旧知識分子的劣根性很深，孔乙己即使穷到偷物和討飯，也不肯公開承認自己的命运，他始終不願脫掉那件“又髒又破，似乎十來年沒有補；也沒有洗”的長衫，因为这是區別旧时代的士大夫階級和劳动人民的主要標記。他虽然和“短衣帮”朋友經常在一起，但在他和他們之間，仍然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距离很远；他所羨

慕的，显然是能够“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的有錢的長衫朋友，尤其是像丁举人那样的豪紳。孔乙己害怕人說他偷窃，認為竊書不能算偷”，說他偷是污他清白，而且引申些“君子固穷”之類的話來替他自己辯白，就是在因偷了丁举人家里的东西，被打折了腿以后，他仍然極力隱諱，把打折說成“跌斷”；如果有人問他怎么連半个秀才也撈不到，他立刻显出頹唐不安模样，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因为这是他的最大的隱痛。

在孔乙己的时代和社会里，像孔乙己这样的人，自然毫無地位，不但封建統治阶级（例如丁举人之流）極端厭惡他，把他残酷地踩在地下，咸亨酒店的掌櫃之流極端輕視他，不把他放在眼里，就是在那里和他一样地靠櫃台站着喝酒的短衣主顧們，也是一見他就要嘲笑和挖苦，因此他“只好向孩子說話”（事实上連孩子們也不願和他接近），可見孔乙己在那种社会里是很孤独、寂寞、淒凉的，在他的周圍，竟沒有一个人給他絲毫的溫暖。这显然是一個封建社会的被迫害者和被侮辱者，封建制度和科举制度的牺牲者，本来是值得同情的，可是就連短衣朋友們也对他这样冷淡和漠不关心，这不但說明了旧时代里的知識分子是如何的自鳴清高、脱离羣众，而且也說明了在旧时代里的劳动人民是如何的麻木和缺乏覺悟。可是他們所以这样的緣故，却不能归罪于他們本身，而應該归罪于封建制度的長期压迫和剝削，归罪于封建文化和封建

道德的長期麻醉和欺騙，因為這些封建主義的沉重鎖鏈，实在是“使人不再感到別人的精神的苦痛”的根源。正是在這裡，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魯迅先生，表达了他無限憤慨和同情；通過孔乙己的悲慘命運，他尖銳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腐敗，有力地抨擊了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主要是科舉制度）的不合理，這種深刻的批判現實主義，在“五四”運動的前夜，無疑地是特別富于战斗的和革命的意义的。

孔乙己雖然是一個被封建思想毒害得不可救藥的沒落文人，但他的心地却是善良的，行為也是正直的，這只要看看他“從不拖欠”酒賬和對待孩子們的態度就可知道。他想教孩子寫字，雖然他教的方法非常迂腐可笑（例如“回”字實際上只有三樣寫法，他却說有四樣寫法），但他對孩子們的熱愛却是顯而易見的。作者非常生動地描寫了他分發茴香豆給孩子們吃的一個場面，其目的也是為了表現他的熱愛孩子和善良性格。

有幾回，鄰舍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了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吃，一人一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來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一羣孩子都在笑聲里走散了。

難道這種性格不是很善良、很可愛的嗎？我想誰也

不会否認。可是，在那个腐朽的、行將灭亡的封建社會（自从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逐步深入，我國亦隨着而逐漸地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里，在那個“官僚地主們的王國”里，他的任何行動都只能引起人們的耻笑和侮辱，甚至連孩子們在內，因為那是一個人剝削人、人吃人的社會，世態炎涼是普遍的風氣。連劳动人民和孩子們的靈魂深處，也難免沾染這種統治階級的惡劣根性和習氣，而這也就是魯迅先生在當時想提倡文艺運動和從事文艺創作，來改變我國“國民性”的原因和目的。

孔乙己結局悲慘，是必然的，我們讀這個作品的時候，也早可以預料到；但是作者所描寫的悲慘的程度，却顯得那麼的深沉可怕，似乎遠遠地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雖然他並沒有明確地、直接地告訴我們他究竟有沒有死掉，是怎樣的一種死法，而是讓我們自己去想像。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想只要讓我們看看下面這一段描寫就可以明白了：

……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台下對了門檻望着。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着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挂住；見了我，又說道：“溫一碗酒。”掌櫃也伸出頭去，一面說，“孔乙己么？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面答道：“這……下回還清罢。這一回是現錢，酒要好。”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着對他說，

“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說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时已經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櫃都笑了。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里，見他滿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說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这段簡煉、生动、深刻、几乎是含泪的描写，不是把孔乙己死前的悲慘形象非常真实地、具体地显示在我們的眼前了嗎？他究竟死了沒有，究竟是怎样死法的，难道还待明确地告訴我們嗎？从这一小段文字，我們就可以看到魯迅先生的写作，是多么富于艺术的感染力量！

除了孔乙己以外，这篇小說中还有一个虽然着笔不多，却也有血有肉、繪声繪形、呼之欲出的人物——这就是不著姓名的咸亨酒店掌櫃。

这个掌櫃虽然沒有姓名，可是我們却似乎很熟悉他，因为像这样典型的小商人（坐商），不但在孔乙己的时代和解放前的社会里很多，到处可以碰到，就是在私营工商業实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营，即小商販也基本上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还是大量存在，甚至現在也還沒有在全国范围之内完全絕迹；要消灭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心理殘余（保守、落后、狹隘、自私、唯利是圖、貪得無饜的思想意識），尤其需要一个長远的时期。

这个人物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和小伙計（在作品中以第一人称“我”出現）的关系（雇佣关系、剥削关系）。他嫌小伙計“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不讓他在里面做事，又嫌他不会想办法在酒里羼水，想不用他；虽然因为小伙計有人荐引，無法解雇，但他却只教他“專管溫酒的一种無聊職業”，而且整天对他摆着“一副凶臉孔”。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他对孔乙己的态度（这是主要的）。虽然孔乙己是他店里的老主顧，而且信用一向很好，可是他对孔乙己是冷漠的、残酷的；有一次孔乙己長久沒有到他酒店里去，他就非常担心孔乙己欠下的十九個錢不还他，甚至在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快要死亡的时候，他也毫無同情，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那十九個錢。他輕視孔乙己，嘲笑孔乙己，当他知道孔乙己終於还不起十九個錢的时候，虽然不再提起，可是，可以想像得到，他一定是很心痛的。

当然，这个作品的主要人物是孔乙己。这是一个使人永远記得的、異常富有代表性的艺术形象。只要我們閉眼一想，仿佛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个人物的外表（“身材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鬍子”）和他那个迂腐而又善良的內心，仿佛他就站在我們的面前似的。我們似乎看得見他站在我們的面前喝酒，听得到他在对誰說着“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看得見他把茴香豆一顆顆地分給孩子們，听得到他

的滿口“之、乎、者、也”或者为自己爭辯清白；看得見他的肩膀上挂着蒲垫，用手走路的可憐身影，听得到他那回答店主的頹唐悲苦的声音……我們大家都承認阿Q、闰土、祥林嫂等都是魯迅先生精心創造出來的典型人物，孔乙己的階級出身和一生遭遇，雖則和以上的几个人物不同，但也同样是一个富有生命的藝術形象，魯迅先生創造人物性格的杰出才能，也同样地表現在這個人物身上。

也許有人問：孔乙己是不是會走上反抗的道路？我以為像這樣籠統地、抽象地提問題，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一定要回答，那末或者可以這樣說：孔乙己能否走上反抗的道路，要看有沒有使他走上反抗道路的條件（包括客觀條件和他自己的主觀條件）；但从整个作品的基本精神來看，像孔乙己这样不長進，这样自卑和自暴自棄的人，恐怕是很难想像他会走上反抗那和他有密切联系的封建勢力的道路的（这和阿Q不同），虽然这种勢力已处在日漸沒落和日漸崩潰的过程中了。

至于魯迅先生对于這個人物的态度，那是很明显的，——即一方面同情和憐憫，一方面批判和鞭撻，用不到多做解釋。

同对于“阿Q正傳”、“狂人日記”、“藥”、“故乡”、“社戲”、“祝福”、“离婚”等等魯迅先生的代表作一样，也曾經有过很多人对“孔乙己”作了研究和分析。應該說，其中有些文章是写得很好的，但也應該指出，有些人却陷在“煩

瑣哲学”式的泥坑里，对这个作品作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分析。这一方面的代表，我想可以举出許杰①的“孔乙己”（见“魯迅小說講話”）。在这篇長达一、二万字的“講話”中，許杰作了很多牽强附会的、使人糊塗的說明，例如：他認為“作家对于作品中人物与故事的看法，普通就也有三种不同的觀點，那就是：一、人的觀點（許又称之为“人的态度”——何注。下同）；二、神的觀點（許又称之为“無所不知的态度”）；三、半神半人的觀點（許又称之为“法庭的态度”）。而‘孔乙己’的写作，是用‘人的觀點’的。”这种說法不但使青年人难以理解，而且事实上是否定了这个作品是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現實的真实反映，把它看成个人的見聞和抒情，大大贬低了它的社会价值和思想意义。又如他很奇怪地認為这篇小說是用“議論文”的形式写成的，因此用什么“起、承、轉、合”的公式來說明这个作品的組織結構。又如他認為：全文的第一段写魯鎮的酒店，“是背景的描写。但是，这不是描写，是概括的說明。不过，这个概括，却又是形象的”。这种曖昧不明、似是而非、牽强附会、甚至自相矛盾的說法，除了使人糊塗、把人引入迷途以外，究竟有什么意义，对青年朋友的理解这个作品究竟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呢。

“孔乙己”發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的“新青年”第六卷

① 許杰是一个資产阶级右派分子，曾利用党整風的机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点火，惡毒地向党进攻。

第四号，离开現在已經快近四十年了。可是它不但在當時富于战斗的、反封建的积极意义，而且就是現在看起來，也还是有它一定的意义的，因为，認識过去，可以帮助我們認識現在，孔乙己的悲慘遭遇，無疑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地懂得在我們的新社會里，知識分子是多么的幸福。可是，喪心病狂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們，却竟企圖利用中國共產黨整風的机会，假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名義，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和攻擊。为了保衛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了繁榮科学和文学艺术，为了使从旧社会來的知识分子能更順利地进行思想改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設，我們必須堅決地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1957年7月16日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見”的 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

魯迅先生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所作的講話——“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見”，是一个極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总结了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經驗，并对革命文学运动的几个根本問題，如文艺界統一战綫問題、培养新生力量問題、斗争策略問題、思想改造問題等等，提示了原則性的意見。这些意見直到今天看起来还是非常正确，有充分的指导意义和教育作用。它們的基本精神是跟馬克思主義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路綫一致的。

一九三〇年是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革命瘋狂进攻的时候。这种进攻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反革命的軍事“圍剿”，另一方面是反革命的文化“圍剿”。这两种交錯进行的反革命“圍剿”虽使革命遭到了严重的困难，但革命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繼續前进和深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就是革命在文化戰綫上深入發展的一个具体表現和显著标志。这是革命

作家的大團結，革命力量在文學戰線上的大檢閱，也是對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國民黨反動派的大示威。在中國革命文學運動史上，像這樣有組織、有紀律，有正確的行動綱領和鮮明的战斗目標，把文學和政治密切結合起來的文學團體，還是第一次出現，因而它的歷史意義是特別巨大的。我們決不能低估這種歷史意義，不然我們就不能充分理解魯迅先生的講話。

對於這樣富有战斗性的革命文學團體，敵人當然特別仇視。他們使用各種卑鄙的手段和殘暴的方法來分化、摧殘這個革命文學組織，妄想把它消滅。可是這種殘暴野蠻的壓迫根本沒有效果，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這種瘋狂的摧殘和壓迫只是一方面證明國民黨反動派“是在死亡中的黑暗的動物”，另一方面也証實“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陣營的力量”，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所以能够冲破反動勢力的重重封鎖和壓迫，繼續往前蓬勃發展，主要是由於這種文學是屬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勞苦羣眾的，“只要大眾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①，沒有任何力量能使它消滅。

應當看到，當時的敵人不但殘暴、卑劣，而且相當強大，如果輕視他們，就會犯嚴重的錯誤，使革命文學運動遭受巨大的損失。所以魯迅先生在講話中特別強調地指

①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新版“魯迅全集”卷四，二二二二頁。

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不然，不但不能动摇和摧毁旧社会、旧势力，而且有被旧社会、旧势力同化的危险，因为旧社会有使新势力妥协的办法，而它自己却是绝对不肯妥协的。鲁迅先生一向主张韧性的战斗，提倡“一口咬住就不放”的咬劲，这里他又着重地提出这个主张，警告大家不要采用“敲门砖”的取巧办法，“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在文化上这样，在革命斗争上自然更应该这样。同时，他也认为应该注意战线的扩大和新生力量的培养，因为战线不扩大，就难免局限于一个小范围内，使文学革命的力量不能发展壮大；如果没有接班的新战士陆续补充上来，只靠已经成名的少数人，那也决不能对根深蒂固的旧势力进行韧性的、持久不懈的斗争，在文学事业上更不可能有不断的、新的成就和进步。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都是从他亲身参加过的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因而特别切实、中肯。由于看到当时有些人参加革命文学运动的动机不纯，目的不一，或者只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或者只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鲁迅先生又特别强调地指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必须以共同的奋斗目标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参加的人就不会有统一的意志和步调，即使勉强组织起来，也是不能巩固和持久的。

鲁迅先生在讲话中最着重论述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这是因为当时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人几乎